

鄉土文獻

輕品淺論余垂宗--田園其人田園其詩

謝四海\*

一、前言

宗老逝世於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，越十六日公奠焉。筆者偕香草詩友恭弔而悼云：

竹聲<sup>1</sup>聲播滿蓬壺，香草詩星籬巷儒；  
日出荷鋤耘稻黍，夜來擊壤享蓴菰。  
螢窗不惜三更過，鷗會無辭千里趨；  
一代陶風堪足式，芝蘭折老令長吁。

宗老，曾香草人也。香草吟社濫觴於日據大正二年(民國二年)，緣於鹿港青年醫生許學(字稼秋)至二林庄設太岳醫院，翌年命為公醫。其父存德，崇古道，好詩學，隨子來任焉。無何，邀地方士紳組讀書俱樂部於衛生所。大正七年，循眾議擴而命為「香草吟社」，推存德為社長，洪以倫為詞宗，李木生、洪明輝、洪志古為顧問，月月課題，酬唱吟詠，切磋琢磨，濟濟多士，吟腔不絕，社運極盛一時也。越八載，稼秋辭公醫，徙竹塘另開太岳醫院，詩社亦隨之南遷焉。稼秋並於院庭闢「可園」一方，蒔花植木，築山引泉，掘地為池，建亭為榭，古色古香，景致綺麗。為父尊會聚香草詩友之所也。是時，竹塘有詹有義、黃宜陶等加入。存德時邀騷友，畢集亭中，或酒或茶，吟風弄月，歌詠吟唱，風華亦盛焉。而二林詩風遂因之式微矣。時宗老年幼，唯聽聞焉耳。

昭和四年(民國十八年)，存德仙逝，詹有義接會長，黃宜陶任總幹事，承先啓後，蕭規曹隨，吟聲仍不絕也。昭和十七年，稼秋邀表親、即鹿港文士朱啓南至竹塘設帳，先塾於鹿寮名富詹深河府中。時宗老亦受聘詹府授拳術焉。適朱夫子亦好武，兩人惺惺相惜，遂互為師徒者也。後朱師又

---

\* 本文為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 2010 年 6 月 5 日舉辦「第三屆大彰化地區漢詩專題研討會」會議論文。作者為二林社區大學校長、香草吟社前社長、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常務理事，主編《彰化縣二林地區地方文史專輯》1~7 輯。

<sup>1</sup> 竹聲，竹塘詩壇於民國三十年代全盛時期，曾號稱「竹聲吟社」。

分館於可園，輪流授課，佼佼如詹賜、陳慶輝、林荆南<sup>2</sup>、謝梅仙等，一時俊秀，桃李爭輝，為吟社平添不少風光也。而宗老始終追隨左右，迄民國五十一年朱師退休止，負笈從師幾近二十年所，其勤學好詩可知矣。

據宗老言，光復後，一則維繫漢學之意氣不復在焉；一則詩人生涯之門徑四通八達，或分身乏術，或往外發展，竹塘詩風亦日告式微矣。迨乎民國四十二年，香草重興於二林，宗老仍常與會焉。及六十年代，老成凋零，後繼無力，二林詩會亦日陵月替，欲振乏力矣。斯時勉焉獨撐香草者，唯宗老與周希珍<sup>3</sup>而已。

民國八十六年，筆者出而組織「二林鎮香草藝文推展委員會」，二度重興香草吟社焉。再三年，幸附驥尾，與宗老並駕「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」任常務理事，始忝得一面之雅，深有恨晚之憾耳。而後理監事會後，曾數度邀其順道同車回航，才得親炙機會也。民國九十年，筆者創辦「二林社區大學」，翌年成立「二林區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社」，擬年編一冊《二林區地方文史專輯》。我欲為創刊號撰〈儒林史話與香草風華〉一文，唯查遍香草史實，獨缺竹塘二十七年之青史。乃於九十二年春日，託香草書友詹達雄相引，有幸首訪「仰靖堂」。自此景仰「仰靖」之情益篤者也。

是日，一路綠野平疇，曲徑通幽，禾圍橫於南，莊落護於北；三合庭院，紅磚綠瓦，傳統而具別緻；一落紅磚，繪桁彩椽，素樸以蘊古香。甫下車，一幅農莊稼戶之彩圖立即參於前也。正廳楹楣冠以「仰靖堂」三字，而聯曰：

仰觀經史子孫日訓尊賢聖

靖闢田園蘭桂時培燦庭階

蓋抒其一生耕讀為樂與義方教誨之孤詣也。正所謂植蘭蒔桂，希聖希賢，而以巖巖嶽嶽，螽斯衍慶相期，則斯人之風骨彌見焉。唯宗老再三以聯中「戶庭」而誤植為「庭階」，深以為憾焉。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不以字害義，無傷也。而院籬聳高木，庭圃燦花草；在在別具一般氣象也。

東室作餐房，窗明几淨，裝置簡而有致。西房為書室，雪案螢窗，擺

<sup>2</sup> 詹賜，後來曾任鄉長。陳慶輝後遷台中，曾任中州吟社社長。林荆南後遷彰化，是《詩文之友》創刊之主編、巷中詩之創始人。

<sup>3</sup> 周希珍，二林政壇名人，曾任香草吟社(民國 86-93 年)社長。

設雅而不俗。書房尤書架滿芳香，茶几極古意；新書多珠璣，古籍泛黃光。而四壁燦然，有古今名筆、朱子名畫；有自家題詩、奇飾異珍。初臨其境，如入芝蘭之室，若訪臥龍之居，頓覺恬然、怡然、儼然而景然仰之也。寒暄後，初似木訥，繼則便便言，侃侃如焉；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；而語質意誠，句句肝膽相與也。村雅室雅而人尤雅，怎不令人動容者耶！

訪畢，起身告謝之際，始知東廚雞黍具備久矣。宗老謙謂，唯村裡野味，盡自家生就。然豐肴美意，烈酒濃情，叨教又叨擾，實受之有疚也。臨別又贈以《仰靖堂詩鈔》與蕭文樵<sup>4</sup>《八十書懷五言百詠》焉。善人贈人以言，仁者贈人以書，焉不令人憶之而擊節再三者哉！

九十三年八月，香草前社長周希珍仙逝，我繼任焉。越三月，宗老亦駕鶴。我於焉盡社長之責與鷗鷺之誼，為發詩友訃聞，並敘思懷，略表忘年相惜之情於萬一也；亦未學可聊盡之微忱耳。後又承余府千金之託，與香草詩友肩挑編纂紀念詩集之務，而我亦毛遂自任主編，幸得稍盡香草人之職份矣。擬序之餘，憶及相識之晚，悲其忘年之暫，不禁慨自中來而云道：

風誼三年仰靖堂，東籬南畝識柴桑；  
昔烹雞黍欣雙健，今見孤哀感倍傷。  
香草歡吟崇晉亮，竹塘悲甲失襄陽<sup>5</sup>；  
希珍辭社匆匆去，宗老隨車雪益霜。

職是，訪其居而識其趣，與其言而知其人，品其詩而見其學，而後綜其篇則愈仰其德焉。是以不揣淺陋，管窺蠡測，試論田園其人與田園其詩之一二者也。

## 二、田園其人

宗老，田園人也。姓余，名垂宗，號仰靖。日據大正九年(民國九年)生於台中縣龍井鄉加投庄，府君名得，行排老大。卒於民國九十三年，壽享八十有五。生七歲，隨父遷今彰化縣竹塘鄉竹林村草埔仔庄，並入竹塘公學校，六載卒業，以家貧而輟學助耕焉。行年二十結褵；再三年，從師朱啓南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讀，二十載如一日焉。尤好詩如癡，日日行吟

<sup>4</sup> 蕭文樵，醫生，香草吟社民國四十二年重興之舵手 曾舉辦數次全國性之詩會。

<sup>5</sup> 晉亮指陶淵明。襄陽指孟浩然，因襄陽人，人稱孟襄陽。亦田園詩人。

阡陌，鑿詠鋤耜，甚至風雨無阻也；而行跡所至，輒有佳篇；蓬瀛鷗會，千里不辭也。才高筆豪，意出機杼；揚葩振藻，擊鉢屢中；故府中獎狀、金牌琳琳琅琅如也。

竹塘僻處彰化縣西南陲，南臨濁水之溪，西與海僅一鄉之隔焉。風頭之礪地，水尾之窮鄉，沙漬連綿，易澇易旱也。宗老一生耘於斯，抗於斯，而樂活於斯也。有地二甲有餘，有屋三合一院，終身與稻黍為伍，與耒鋤為伴，節衣縮食，克勤克儉，晏晏然而不改其樂焉。

宗老稟性謙沖，熱心公益，樂善好施，是地方仁者，為村中文柄。凡宮宇學校之聯語，年節慶弔之文采，多出其手，於田村備受禮遇者也。民國四十二年當選鄉模範農民；又一年，當選鄉民代表。七十一年榮膺縣好人好事表揚；又二年，當選鄉老人會會長。皆非營求而自致者焉。宗老為香草宿儒，曾任顧問；又曾兼「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」常務理事多年，亦嘗受聘「彰化縣國學研究會」輔導委員。然素來懇辭擔任詞宗、理事長諸檯面要角焉。具長者休休之容，學人彬彬之風也，於鷗壇可謂鳳毛麟角者也。

宗老遺有手記五，詩聯並列，詩作尤為宏富。民國八十六年四月，由詩家李茂鐘<sup>6</sup>整編《仰靖堂詩鈔》一冊，近百頁，計輯詩二百六十餘首，聯四十多對。九十四年冬，筆者規畫紀念詩集，因限篇幅，先央香草詩友魏秋信、陳國勝、魏金絨三人擇優三取其二焉。筆者再依詩意別類而編輯之，書曰《仰靖堂紀念詩集》，特請鹿港宿儒吳東源題字，詩家吳錦順、吳五龍、魏秋信作序。集中分為：詠春、詠夏、詠秋、詠冬、摹景、敘事、寫物、紀遊、昌詩、詠史抒懷、說理、節慶、廟宇、慶弔、綿詠、聯語等十六類，蓋概略分之也。全書計輯詩八五〇首，聯百對；益之諸〈序〉、〈榮哀錄〉等六種、〈余公平生履痕〉彩頁八，暨書後附錄余老《仰靖堂詩鈔》之自序及兒孫懷念之章，總頁過兩百，可謂琳瑯熠燿，絢兮燦兮，宗老得垂範千秋矣。

宗老號曰「仰靖」，府題「仰靖堂」，乃取景仰先人余靖之深意者也。余靖，宋曲江（今廣東省北）人，字安道，號武溪，以其居武水之濱耳。仁宗天聖初登第，洊擢右正言，與歐陽修、王素、蔡襄稱為「四諫」。嘗三

<sup>6</sup> 李茂鐘，字俊德，嘉義縣布袋鎮人，曾任鯤水吟社總幹事。

使契丹。後安南王儂智高叛逆，其經制南事，為帥十年。北歸，不載南海一物。官至工部尚書。卒諡「襄」，有《武溪集》傳世。由此清恪觀之，宗老洵有先賢之遺風也。而因能「仰靖」，故可「垂宗」，此不啻名副其實者乎？若再以其田園詩風觀之，庶乎又有仰慕陶淵明之隱喻在焉。陶潛，世號靖節先生，躬耘南畝，氣節清亮，以耕讀終其一生，為田園詩人之宗也。今考宗老一生，庶幾亦步趨靖節，私淑詩風，千載而神交者矣。故曰「仰靖」，不亦宜乎哉？

### 三、田園其詩

今觀乎《仰靖堂詩鈔》(下稱簡「詩鈔」)、《仰靖堂紀念詩集》(下簡稱「紀念集」)兩書，詩計一千一百十餘首，而田園詩幾半矣。僅以紀念集十六類觀之，則前八類絕多田園之篇焉，而詩鈔亦然也。又經數日反復捧讀，品其詩心詩趣，嚼其詩境詩味，再探其詩法與意匠，都其特色為七焉，前六項各舉詩例六首，以見其精髓者也。而「行履所至，雪泥鴻爪」則又分五類而例舉十有一焉，以其非必田園之篇也。至於昌詩、詠史、抒懷、說理諸篇之賞探，蓋非本文主題，當待來茲之因緣也與！

#### (一)躬耕南畝，遁世無悶

農夫(詩鈔，頁 1)

負犁南畝日栽桑，戴笠西疇刈稻忙；  
喜得秋收倉稟實，軍精民食有餘糧。

田園秋趣(詩鈔，頁 61)

結廬靜境愛田園，晚稻豐登又幾村；  
諷詠詩耽元亮筆，怡然小隱擬桃源。

夏郊曉步(詩鈔，頁 54)

村外雞聲唱曉忙，布鞋步出讀書房；  
徐行最愛東山路，領略新鮮筍味香。

春晴(詩鈔，頁 6)

柳眼垂青色，芳菲極目生；  
千花方競秀，百鳥正爭鳴。  
杲杲驕陽暖，潺潺溪水平；  
揮鋤南畝上，喜不誤春耕。

農村消暑(詩鈔，頁 35)

穿籬越巷看香蕉，曲徑通幽興倍饒；  
避暑最宜深竹院，敲詩可愛泊工寮。  
鬧中取靜消三伏，忙裡偷閒醉一瓢；  
展簟披襟神意爽，幽風<sup>7</sup>一幅意難描。

時雨(詩鈔，頁 12)

沛然雷雨似知時，北郭田耕未誤期；  
不慨禽呼泥滑滑，何妨叱犢日遲遲。  
數畦園菜添芽茁，萬朵梨花帶淚垂；  
我亦負犁披襪<sup>8</sup>，交歡聲裡破愁眉。

詩例六首，觀乎詩人酷愛田園之情也。古謂：「鐘鼎山林，各有天性，不可強也。」<sup>9</sup>宗老質直樸實，喜田園之自然，樂鄉野之恬靜，天性也。因能克勤克儉，不以富貴為高；手胼足胝，不因力碌為勞。一生三合一院，南畝數頃，春耕一犁，秋收千擔，而陶然自得者矣。故「結廬靜境愛田園」、「怡然小隱擬桃源」，見詩人愛鄉居、樂田園之情也；「村外雞聲唱曉忙，布鞋步出讀書房」、「穿籬越巷看香蕉，曲徑通幽興倍饒」，見詩人悠遊田間、樂享郊野之趣也。以農耕需仰天時，得計日而乘節；以稼穡需蒙地利，得深耕而易耨。故「負犁南畝日栽桑，戴笠西疇刈稻忙」、「揮鋤南畝上，喜不誤春耕」，見詩人苦中作樂也。而日日耕原上，年年向隴頭，負犁、戴笠、揮鋤、叱犢、披襪，尤見個中之辛且勞也。幸詩人慧心慧眼，任懷遠寄，胸襟曠達，舉凡雞聲、鮮筍、柳綠、芳菲、陽光、溪水，耳聽神會，盡足以賞心悅目焉，甚且竹院、工寮亦令其神往之也；況乎「秋收倉稟實」、「晚稻豐登」、「鮮筍味香」者哉！是以詩人筆下，春晴、夏郊、秋園、雨中，時時盡是佳興；南畝、西疇、曉路、曲徑，處處無非詩情。信筆所之，景中生情，情以成詩焉。故無時不佳，無處不美。而佳由意會，美以情生，正所謂託身田園，潔心濁世，無非詩人樂趣之所在，無非詩心之

<sup>7</sup> 幽風，詩經十五國風之一。幽，春秋古國名，在今陝西省柁邑縣，為周代之先祖。又寫作「邠」，音同「彬」。

<sup>8</sup> 襪，音同「撥釋」，國音ㄅㄛˊㄛˋ。雨衣，即蓑衣之類。

<sup>9</sup> 清錢泳〈沈百五〉文中的名言。言在朝為官，或在野為民，各有志氣也。

告白者也。由此觀乎宗老人生，而曰「躬耕南畝，遁世無悶」不亦宜乎哉！

(二)遇景入詠，即事命筆

竹影(詩鈔，頁 26)

翠葉迎晴日，因風弄夕陰。

愛它無俗氣，勁節且虛心。

荷池(詩鈔，頁 16)

映水紅衣半畝湖，田田翠葉露凝珠。

迎風有影鴛鴦蓋，得似濂溪<sup>10</sup>景物殊。

田園秋趣(紀念集，頁 75)

西疇一片稻飄黃，蟬噪蛩吟送夕陽。

恬靜不殊堯舜世，令人陶醉是村莊。

苗圃(紀念集，頁 114)

揮鋤造圃汗如珠，培就禾苗嫩翠敷。

待播田疇垂穗日，黃金一色燦蓬壺。

風雨歸牧(詩鈔，頁 28)

戴笠披蓑叱犢聲，陵風冒雨急歸程。

傾盆似瀉天河水，誰念牧羝蘇子卿。

秋塘(詩鈔，頁 8)

落木蕭蕭下，寒煙縮夕陽；

潭清垂釣好，波靜採菱忙。

山遠殘雲斷，露低秋水長；

可園池盪槳，激起浪花揚。

詩例六首，觀乎詩人之起興入詠也。宗老一生樂活鄉居，熱愛田園，日日與青蔥爲伍，月月與鄉人爲伴，所見盡村墟野趣，所言多桑麻話語也。而與鄉人異者，乃詩人感心動眼，目見之而成采，心維之而成章耳。尤其詩人鄉居既久，時時野趣饒胸，處處詩心泉湧，故能目觸之而入詠，耳聞之而成吟，不假思索推敲，不拘奇抉異，一任神思，自然天成焉。今觀乎《仰靖》兩集，即事之篇，盛哉燦哉矣！如竹影、荷池、苗圃、秋塘，村

---

<sup>10</sup> 濂溪，水名，在湖南省道縣，宋代名理學家周敦頤居此，號稱濂溪先生。

中物也；田園秋趣、風雨歸牧，村中事也。故命題咸鄉里事物，取材盡眼前美景，詩思多自家情懷，不雕琢，少綴飾，輕描淡寫，字樸情真，所敘不過眼前須與之景，所言不過騷客通常之語，而所鋪者亦自家閒情逸致耳。然素樸中盈韻味，渾融裡見真情；譬若行雲流水，情味盎然，足可引人入勝者也。

唯〈竹影〉、〈荷池〉、〈風雨歸牧〉諸篇，縱偶用典，亦家喻戶曉，淺白如話焉。譬諸見竹影而思勁節與虛心，詠荷池而生慕周賢愛蓮之情，望風雨歸牧則懷蘇武牧羊之高蹈；皆見景而興情焉耳。又如〈苗圃〉之誇用「蓬壺」，乃詩家稱台灣之常語也；〈秋塘〉之實拈「可園」，蓋竹塘香草之故跡也：庶乎不妨其遇景而描、即事而詠之順適者也。

(三)賦比而興，運用自如

畫梅(紀念集，頁 112)

短橋流水影玲瓏，玉蕊冰肌妙化工。  
一幅延平祠畔樹，孤臣鐵幹共高風。

睡蓮(紀念集，頁 113)

芳魂一縷靜無濤，不染淤泥品自高。  
君子有情郎有意，雙雙夢到日三高。

信魚(詩鈔，頁 59)

烏魚圍捕樂如何？冬至成群入網羅。  
最是漁人爭逐利，紛紛下海涉風波。

聽蟬(詩鈔，頁 45)

臨風輕噪響頻聞，獨抱冬枝弄夕曛。  
得意共鳴詩竅關，吟聲和汝振斯文。

早梅(紀念集，頁 112)

東閣花先放，冰姿品格高；  
暗香舒雅氣，疏影映松濤。  
閒逸懷和靖，工詩仰屈騷；  
綺窗初點綴，淑世礪英豪。

二林秋思(詩鈔，頁 61)

二林到處氣蕭森，遠客思鄉發浩吟；



玉露生涼堪罷扇，金風薦爽好披襟。  
傷時杜老詩情重，謀醉陶公酒量深；  
緬念文山<sup>11</sup>先哲外，再尋香草舊知音。

詩例六首，觀乎詩人之熟巧詩法也。《詩經》有六義：前三義風、雅、頌，乃詩之性質也，如〈國風〉、〈大雅〉、〈周頌〉是也。後三義賦、比、興，乃詩之作法也。「賦」為鋪陳直敘，即今之敘述法也。「比」為以此譬彼，即成之譬喻法也。「興」為由此及彼，即今之聯想法也。而《詩經》多比、興，甚至比、興渾然一體。而近體則多賦、興，便於直抒胸臆耳。今觀乎宗老之詩，或未刻意於六義而六義自見者也。

〈畫梅〉寫延平祠畔之梅圖也。首、頷兩句，以「玲瓏」、「玉蕊冰肌」喻梅之潔美，是「比」起也。再賦以「一幅延平祠畔樹」，而思及鐵幹正可與鄭成功之忠忱「共高風」矣。此「興」結焉。由「比」而「賦」而「興」，由景而人，由人而德，從容道出，流轉自然；平淡中寓深情，濃郁裡有遠致，堪謂絕調也。

〈睡蓮〉則先詠姿態之美，再敘品格之高，並以君子喻之焉。則是由「賦」而「比」也。「夢到日三高」最見纏綿之深情焉。此「興」關雎好逑之思也。

〈信魚〉以設問起筆，一問一答，乃實「賦」其事焉。因詩人見漁人成群捕魚，而思世人爭名逐利不亦猶是耳。此聯想之「興」也。由「賦」而「興」，平易淺近，簡潔俐落者也。而〈聽蟬〉亦然也。

〈早梅〉首四句鋪陳早梅之美姿與冰潔，可「比」諸林逋之閒逸，亦若屈原之孤高。而此德足以激勵英才經世濟民之豪情。則轉為「興」筆也。「賦」中含「比興」，景中凝情，情中論理，餘韻豐厚，予人無盡之遐思焉。

〈二林秋思〉寫詩人造訪二林香草詩友之情懷也。首聯實寫「秋」與「思」，「賦」起也。頷聯乃「興」喜秋之情也。頸聯則因秋景轉而自況心境，儼若「傷時杜老」與「謀醉陶公」也，為此行目的埋下伏筆焉。乃「比」筆也。故末聯則直「賦」其事耳。全篇詩人感發聯想，由「賦」而「興」，由「興」而「比」，再由「比」而「賦」焉。筆觸變化再三，而詩情洋溢

---

<sup>11</sup> 文山，指蕭文樵，因其開業醫院名「文山」故也。

其中矣。

所謂文無定法，詩亦無定律。觀夫宗老詩法運用之妙，誠然存乎一心耳。

(四)寄慨抒志，蘊味豐實

枯木逢春(紀念集，頁 61)

東風萬木著新妝，昨日枯枝盡向陽。  
羨汝逢春猶再發，世無二度少年郎！

秋濤(紀念集，頁 73)

渾同萬馬直奔騰，挾住西風氣象陵。  
安得浪平潮亦穩，河清海晏兆中興？

緱山冬望(紀念集，頁 89)

崔巍緱嶺壯南端，冒冷登臨眼界寬；  
雲到凍時迷鳳岫，塔從光處認鵝鑾。  
後凋松愛冬心抱，先孕梅憐瘦骨寒；  
回首中原無限感，何年重見漢衣冠？

重陽菊(詩鈔，頁 34)

幽香酷愛開重九，豔鬥繁霜興倍豪。  
插鬢銜觴元亮醉，賞心晚節並孤高。

栽桑(詩鈔，頁 28)

桑栽喜不雜蓬茅，灌溉無嫌帶月跑<sup>12</sup>；  
隱隱寒煙連竹茂，遲遲暮景現林梢。  
往來蠶婦求繁葉，展轉農夫出近郊；  
種遍窗前閒隙地，畢生傍此結為巢。

四重溪度假(詩鈔，頁 42)

遊罷鵝鑾與墾丁，四重溪畔且留停；  
夜聆泉韻移高枕，晝賞山容坐小亭。  
古戰場思興漢策，石門碑誦抗倭銘；  
他年告老身無累，要學嚴光<sup>13</sup>此遁形。

<sup>12</sup> 跑，在此通「刨」，平聲。

<sup>13</sup> 嚴光，字子陵，東漢高士，與漢光武帝同學。等劉秀即位，他就改名隱居於富春江，躬率垂釣以終。

詩例六首，觀乎詩人之寄慨抒志也。孔子曰：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」夫志，心之所之也。志一則動氣，氣一則至老不衰焉。然人之稟也，鍾鼎山林，各有天性。或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」<sup>14</sup>，放翁似之也。或「久在樊籠裡，復得返自然」<sup>15</sup>、「即此羨閒逸，悵然吟式微」<sup>16</sup>，則宗老近之也。

〈枯木逢春〉「賦」起也。詩人見枯木逢春再發之象，感人生之青春之難再，是自嘆而亦惕人者也。惆悵裡寄警語，平淡中富韻味焉。〈秋濤〉「比」起也。擬秋濤洶湧為萬馬奔騰，有叱吒風雲之勢焉。故由是「興」時局板蕩之嘆，而盼浪平海晏之切也。身在田園，心繫家國，慨嘆深矣。

〈緱山冬望〉「賦」起也。詩人登高遠眺，鳳岫、鵝鑾盡收眼底。尤見松、梅昂然寒中，猶蓬壺兀立於亂世，不覺慨由中來，而「興」民族之情焉。全詩觸景而生情，再移情於物，終以亟嘆深盼收筆焉。摹景既美，寫意尤工也。

〈重陽菊〉由「賦」而「興」也。詩人由賞秋菊之鬥豔，「興」及愛菊陶賢之孤高亮節，並用以自勵焉。雖不言志而趣不言可喻也。

〈栽桑〉「賦」起也。前三聯實事實陳、實景實描，末聯點題，表樂田園之居焉。抒懷言志於淡筆之中，餘味不盡也。

〈四重溪度假〉首兩聯直「賦」其事，第三聯則因遊古戰場而「興」公忠體國之豪情，次因溪之美進而慕嚴子陵隱釣富春之雅，遂起老來歸隱之思也。身在江湖，心或伏櫪，或山水，人生理想自在洩下，彌見意味之無窮焉。

綜上觀之，宗老寄慨則濃而重，抒志則輕而淡，倘非胸次浩然，心境淡遠者，何能至於斯焉。宗老的然田園詩人者歟！

(五)託體田園，透露哲理

春暖(紀念集，頁 56)

消盡寒威暖氣鋪，山河萬類見昭蘇。

陽春有腳扶仁義，佈出中興一幅圖。

<sup>14</sup> 語出曹操〈步出夏門行〉。

<sup>15</sup> 語出陶淵明〈歸園田居〉。

<sup>16</sup> 語出王維〈渭川田家〉。

初冬(紀念集，頁 77)

迎來黑帝序初還，乍覺寒生兩袖間。  
莫問梅開殘了菊，應知天意有循環。

槐陰聽蟬(紀念集，頁 123)

兀坐槐陰斷續聞，看他蛻變咽斜曛。  
炎涼世態猶今日，哭盡人間惟此君。

合歡賞雪(紀念集，頁 127)

公餘有約上山尖，勝地合歡白似鹽。  
一賞寒花銀世界，令人徹悟笑趨炎。

春風餘幾日(紀念集，頁 63)

冉冉時光流若水，南薰屈指入炎州；  
鞦韆香逗深閨夢，鶻馱聲傳遠客愁。  
花剩兩三春欲盡，風過廿四信<sup>17</sup>偏遒；  
興衰自古由天定，別向東君訴怨尤。

秋日山莊訪友(詩鈔，頁 50)

丘壑涵秋展望舒，登高認出故人廬；  
新朋結隊歡無極，舊雨重逢樂有餘。  
情意難忘醇酒醉，音腔未改鬢毛疏；  
暢談終日緣非易，莫嘆盤飧欠食魚<sup>18</sup>。

詩例六首，觀乎詩人之藉詠抒理也。孔子曰：「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」賦詩濃厚之教化意義焉。後世又融「文以載道」與「詩以言志」之義，遂為哲理詩定位矣。尤以魏、晉之玄言詩與宋、明理學家為然。玄言詩流於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也。理學則藉詠言理，託事敘義，頗具詩味，猶引人入勝焉，如《千家詩》程明道〈偶成〉、〈春日偶成〉，朱晦庵〈春日〉、〈觀書有感〉、〈泛舟〉，林丹山〈冷泉亭〉、張南軒<sup>19</sup>〈立

<sup>17</sup> 風過廿四信，即二十四番花信風。風迎花期而來，謂之信。言一至四月，每五日一花候。每月有二氣六候，四個月共二十四候。如一月小寒：一候梅花、二候山茶、三候水仙。大寒：一候瑞香、二候蘭花、三候山礬。

<sup>18</sup> 欠食魚，即引《戰國策》〈馮諼客孟嘗君〉「長鋏歸來乎，食無魚」的故事。

<sup>19</sup> 程顥，人稱明道先生。朱熹，人稱晦庵先生。林洪，字丹山。張弼，字南軒。

春偶成〉，皆佼佼之珠璣者也。然田園詩人則不然，其理每得於寫景之際，其義偶發於抒情之餘，若蜻蜓之點水，流星之掠空，非爲理而理者也。元亮、摩詰、襄陽是也。而宗老亦近之耳。

〈春暖〉是詩人詠陽春溫煦，啓萬物生機之餘，而悟陽春若仁義之德，可開中興氣象也。〈初冬〉是詩人詠冬初至而寒意生，見梅綻菊殘之景象，而見其一開一謝乃天道循環之常也。二詩敘景含情，情中見理，均聯想之筆，偶而觸發之理趣也。

〈槐陰聽蟬〉是詩人敘聽蟬鳴、觀蟬蛻之景象，而悟世態亦復炎涼如斯也。唯世人懵懵於炎炎之濁世，獨我忡忡於切切之蟬鳴。故蟬之悲，正詩人之嘆也。「惟此君」一句益見其嘆之深矣。〈合歡賞雪〉亦然，先敘事，再描景。由見雪白世界之冷豔高潔，而思人間趨炎附勢之齷齪也。二詩皆移情於景，情動悟理，足見詩人關懷世態之深且切者也。

〈春風餘幾日〉由時光無情起賦，驚嘆春之將去而夏之欲來。詩人見人物之汲汲碌碌也，因思春去夏來，乃天道之自然；人事興衰何獨不然？故示人無須怨天尤人焉。〈秋日山莊訪友〉乃詩人詠鷗朋秋日雅集與風雲際會之景象也。由新交故舊吟詠酬酢之樂，因見誼情遠貴於酒食之上也。二首皆從敘事摹景，情由景生，理隨情顯，委婉含蓄，純任自然，而理趣盎然其中者也。

(六)繪形繪色，詩中有畫

頌春(詩鈔，頁 52)

深紅淺綠逐朝曦，定寨登臨一展眉。

青帝恩施蘇萬物，半江水暖泛漣漪。

初冬(紀念集，頁 77)

橘綠橙黃冷不侵，未寒天氣半晴陰。

小陽春訊梅開早，曳杖來尋愜素心。

歸舟(詩鈔，頁 13)

一葉浮滄海，斜陽映水紅；

潮平春蕩漿，江闊晚來風。

影蘸蛟宮外，光迴玉鏡中；

候門憐稚子，不與夢時同。

秋塘(紀念集，頁 73)

半畝澄如鏡，蒼茫蓼荻長；  
沖波魚唼藻，繞岸葦沾霜。  
明映山莊外，人依水國旁；  
神仙思陶峴<sup>20</sup>，日駕小舟翔。

竹塘冬望(詩鈔，頁 62)

冬月騁懷吟望寬，竹塘客邸覺初寒；  
已無菊蕊爭霜豔，喜有梅花鬥雪團。  
田蔗浪翻新境界，江楓色映舊沙灘；  
迎眸載筆尋詩料，剪取村莊景萬端。

新荷(紀念集，頁 113)

嫩莖搖綠映清輝，不染汙泥異眾菲；  
翠蓋半張先出水，青錢萬疊足忘機。  
仙葩風拂清芬溢，野沼詩賡暑氣微；  
惆悵大千居士杳，淋漓誰復筆雄揮。

詩例六首，觀乎詩人之詩中有畫也。蘇東坡曾曰：「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。」王維，田園詩人也，亦精於丹青焉。而宗老之詩或近乎此境界，惟不多耳。

〈頌春〉寫登山所繪之八卦春色，有「深紅淺綠」色彩之豔與旭日掩映之美，狀溢目前，堪細細咀嚼者也。由朝曦、江水、漣漪與隱然不見之山光，構成一幅色調穠麗之彩圖也。詩人於賞心悅目之餘，亦見東君澤及萬物之德焉。〈初冬〉寫陽月詩人策杖尋詩之趣也。大地有橘、橙鋪以黃、綠之美，有早梅綴以清雅之妙。詠之形韻俱全，神情兼得，詩人目賞神受，其快意不可言諭也。兩詩均構圖奇殊，設色鮮明，景中有情。

〈歸舟〉寫漁人回航景象，側重構圖之美。圖中有滄海、大江、落照與漁舟，好不熱鬧。而涼風徐來，夕陽反照，藍波烘紅，構造一抹海天燦

---

<sup>20</sup> 陶峴，唐人，號之水仙，好遊成癡，常日備三舟，一舟自乘、一舟載賓，一載飲食，以窮山水之勝焉。故詩人慕而詠之也。

爛奇景；斯時一葉漁舟蕩槳歸來，稚子候門，個中趣味，夢寐所不及也。〈秋塘〉亦然，寫山莊有池，塘中水清，有群魚唼藻之趣；岸滿蓼荻，鬱鬱蒼蒼，有沾霜之美；湖光掩映中更有人影點綴湖旁焉。詩人玩之而興古之幽情，恍若得乎仙人之趣焉。油油然而羨陶峴之逸致，樂窮山水之勝也。兩詩中有景有人，生氣盎焉；而景美事雅，意尤高焉。描繪細緻，層層渲染，詩境自成工筆之畫也。

〈竹塘冬望〉以繪形見長，重濃筆之描也。詩人鉤勒具體景物，直接訴諸感官印象。圖中有菊、霜、梅、雪、田蔗、江楓、沙灘，琳瑯者也，不言色而彩躍其中，別具一般滋味焉。〈新荷〉則長於設色，有「嫩莖搖綠」、「翠蓋半張」、「青錢萬疊」，盡栩栩如也。再襯之以清輝、水面、仙葩、野沼諸景，極其穠麗耀目，鮮豔動人，則又另一番境界者也。兩詩一則以景烘色，一則以色襯景，而形形色色則一也。畫無定色，詩無定法，純然詩心之運用耳。

(七)行屐所至，雪泥鴻爪

東坡〈和子由澗池懷舊詩〉云：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？應似飛鴻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？」後世有「雪泥鴻爪」一語，比喻往事所留痕跡，或指人生際遇不定，蹤跡無常也。觀乎宗老詩篇，或遇景入詠，即事成章；或感時而吟，把臂而歌；行屐所在，雪泥留爪者多矣；而鷗會紀盛，慶弔抒懷者，尤燦且眾也。或匠心獨運，或別出機杼，皆盡乎情，止乎禮，似乎又異於一般鷗集之惟擊鉢是輯而已矣。

陪朱啓南夫子由台北返台中途中感作(詩鈔，頁 10)

冒雨乘車對號先，師生半日此流連；  
劇憐疏柳斜陽外，可愛輕舸淺水邊。  
轆轤聲騰煙拂樹，迢迢橋駕軌臨淵；  
分襟地是東墩路，聚散教人感萬千。

新竹歸途感興(詩鈔，頁 20)

萬派潮聲一面山，潺湲似送旅人還；  
輕車轆轤隨峰轉，曲徑重重露蘚斑。  
燕語傷春花正發，鶯聲求侶石猶頑；

臨歧惜別諸詩友，逐驛分襟緣未慳。

例詩二首，寫鷗朋聚後惜別之情也。前篇依依其人，後者猶戀戀其地也。然無非藉別時風景，烘托聚日之歡悅而抒不忍之情焉。以景含情，出語灑落，氣象清遠者也。

桂林漓江泛艇(詩鈔，頁 70)

爭登遊艇泛漓江，水路風光氣象龐。

怪石奇岩開眼界，甲天下景世無雙。

寒山寺晨鐘(詩鈔，頁 71)

一聲敲破一峰煙，餘韻悠悠出漢川。

斷續似催殘月落，思鄉旅客不成眠。

長江三峽(詩鈔，頁 71)

浩浩長江江萬里，巍巍三峽峽千重。

西陵險要瞿塘路，絕壁懸崖四面峰。

例詩三首，乃詩人於民國七十九年《大陸紀遊雜詠》之玉屑也。有詠水也吟山，有描景又寫意，更有一路白描到底。彌望每起鄉思，狀景不忘寄情。惟以七絕短捷，盡蜻蜓點水，淺嘗輒止焉。語語平易，自然天成也。

追懷沈文開(紀念集，頁 146)

颶風萬里送行船，瘴癘蠻煙滯滿天；

無意著書娛歲月，有心醫俗勝神仙。

創垂文獻推先覺，窮究丹鉛啟後賢；

今日斐亭鐘絕響，一回懷古一淒然。

定寨懷古(詩鈔，頁 33)

傾斜故壘尚堪瞻，虎幟龍旗枉戒嚴；

八卦稱山名不滅，七星編隊事難淹。

但嗟鹿渚飛帆絕，可愛磻溪遊興添；

一百年間人世變，呼牛喚馬任分兼。

例詩二首，乃詠史弔古之作也。前篇乃憑弔開臺詩人沈文光，重在頌其偉績，慕其瑰行，而嘆今日之難可為繼者嶼。後篇瞻仰彰城軍山抗日之蛛絲馬跡，欽慕事蹟之壯烈，慨嘆史跡之零落，而寄取法之深意焉。敘史



述事，弔古傷今，述中寄情，蘊涵豈了了者哉？

賀段錦雲八秩大慶(紀念集，頁 178)

湖南一老眾稱奇，八秩齡添鬢未絲；  
正氣堂堂龍馬健，精神炯炯柏松姿。  
任官軍法申韓學<sup>21</sup>，遣興騷壇李杜詩；  
善有餘慶仁者壽，歲週兩甲實堪期。

賀洪允權先生令千金于歸(詩鈔，頁 37)

洪家嫺淑女翩翩，嫁得何郎美滿緣；  
今日喜成同命鳥，幾時勤種並頭蓮。  
花開結子房多得，桂馥宜人風遠傳；  
習禮明詩賢內助，如賓相敬老彌虔。

例詩二首，乃賀喜道慶之作也。人情之常，凡壽誕、婚嫁、弄璋、弄瓦、喬遷、啓業，皆人情之至喜，朋儕之常賀，而為詩人酬酢之佳聲也。前篇乃賀軍法官段錦雲之壽詩也，褒揚其德，稱述其業，並頌克享大年焉。字句富麗，詩意堂皇；而典瞻莊雅，為酬答道祝之精構也。後篇為賀香草詩友洪允權嫁女之作也，誇揚其品德，盛贊其丰采，並祝乎和樂幸福，多子多孫焉。巧而不豔，雕而不琢，風雅遠致，誠嫁娶之美篇也。

悼詹賜仁兄令堂詹媽洪太孺人(詩鈔，頁 35)

閩範傳鄉黨，家風耀里閭；  
課兒師是母，法古史還書。  
蔗境甘方轉，蘭階秀正舒；  
耄年愁未屆，婺宿暗清虛。

痛惜詩人洪寶昆先生(詩鈔，頁 33)

正待稀齡壽域開，飛來噩耗劇悲哀；  
參鸞人去情難泯，化鶴魂歸事已灰。  
共擬文星輝北海，何堪箕騎謝中台；

---

<sup>21</sup> 申韓學，指戰國時代法家申不害、韓非之學說。

牛眠吉地今初定，愁向靈前奠一杯。

詩例二首，乃哀輓之作也。前首弔竹塘前鄉長詹賜之令堂，表其賢慈之大德，作里閭之楷範，而憾未臻耄耋之嵩也。托物言情，惆悵悽愴，辭華而不靡，情鬱而不宣，高誼厚情隱然其中矣。後首悼《詩人之友》創刊人洪寶昆之亡，寫噩耗之撼震，表誼情之難捨；而斯文在茲，斯人竟杳，最令詩人無奈者也。兩篇皆引典用故，兼融記敘、議論、贊頌為一爐，可謂既弔而慰，亦恭且哀也。

#### 四、結論

宗老，田庄人也，生於斯，長於斯，而成於斯焉。無赫赫之家世，無熠熠之學歷，惟兩甲之南畝，幾支之禿筆，日出則耘於田，日入則耕其書，不汲汲於富貴，不戚戚於貧賤，故能澹泊明其志，寧靜致其遠也。又不憚勞犁耜，故衣食喜有餘也；又樂於勤筆硯，故斯文燦無窮也。其為人也，孝悌、忠信，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；其待人也，誠樸、篤厚，友交久而益聞其香焉。性木訥而不善交際，然好友成群；一生不求名，不逐利，然名利自致焉。曾為鄉民喉舌、老人會長，是村鄰中堅也；受薦模範農民、好人代表，是鄉民圭臬也；其一生也，佳話美談輒津津於里閭之口焉；錦心繡口則洋洋乎鄉間楹對、廟宇柱聯、學龔佳聯也。其謙謙之風，愷悌之範，長作鄉梓榜樣焉；其一生行吟，終身好學，足為後生師法也；而其物外情懷，田園詩趣，尤是吾輩所忻慕焉。更有《仰靖堂詩鈔》傳諸子孫，有《仰靖堂紀念詩集》鳴乎鷗壇矣。由此觀夫宗老一生，其已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矣。尤其當乎今世，人慾橫流，金權掛帥，道心惟微，人心惟危。有心人孰不先天下而憂乎？而宗老澹泊之情、寧靜之性，正足以療世疾也；其南畝之勤、田園之詩，亦可以匡人心焉。辛棄疾〈鷓鴣天〉云：「事如芳草春長在，人似浮雲影不留。」宗老身後，將風範百代，澤被蒼生，譬若春草長青，德影長留者也。宗老！宗老！其不朽者歟！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」，筆者於景仰之餘，激盪之情不能自己，復以「垂宗」冠首之聯輓之曰：

垂愛詩情，毫端山水成風雨；

宗崇聖道，紙上人情盡珠璣。

### 參考書目

1. 《仰靖堂詩鈔》，李茂鐘主編，余垂宗發行，民國八十六年丁丑季春。
2. 《仰靖堂紀念詩集》，謝四海主編，余佳錚發行，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。



圖 1 余垂宗《仰靖堂詩鈔》書影



圖 2 余垂宗《仰靖堂紀念詩集》書影

### 【附錄】

#### 謝四海〈輕品淺論余垂宗--田園其人其詩〉讀後

吳福助\*

1. 本論文緒論結尾說：「訪其居而識其趣，與其言而知其人，品其詩而見其學，而後綜其篇則愈仰其德焉。」本論文的作者，曾親自探訪詩人，深入交談，並且共同參與詩社活動，推敲詩藝多年。詩人過世後，又負責編輯詩人紀念選集，從而有機會詳讀詩人全部詩稿。本論文的寫作因緣可謂相當特殊，條件可謂相當豐厚，因而文中所提的見解，自較一般論文為真切而可信。
2. 本論文為有關余垂宗研究的首創之作。先概述詩人生平，進而列舉詩

---

\* 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退休。本篇會議論文特約討論人。